



华夏棉路的紫贝芳华

方云

历史上，棉花曾与茶叶、咖啡、瓷器共同成为贸易体系中的全球性商品。与其他几类相比，棉织品贸易在更深层次引发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，进而调动全世界的资本、土地和劳动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棉织品将世界关联乃至整合在一起，是各国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。

海丝棉路兴江南

棉花古称“吉贝”，是梵文棉花“Karpasa”的音译，并非中国原产物种。棉种传来中国之途大约分为三条路径：一是西北路，即沿古丝绸之路由印度、巴基斯坦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、和田、于田而达吐鲁番；二是西南路，即由巴基斯坦、印度经缅甸入云南西部的腾冲、保山、永平地区，然后向东南延伸，经广西而至广东、福建；三是南路，即海上丝路，传种于福建、广东一带。棉种从边疆向内地传播的时间则始于宋而盛于明。

江南沿江一带，植棉兴盛，盖因冲积平原多沙土，棉稻相间。约南宋时期，棉花种植技术传入松江府（今上海地区）。清康熙《松江府志》载：“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镇。”元贞年间（1295—1297年），黄道婆自海南返回故里乌泥泾（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），大力革新棉纺织工具，推广棉纺织技术，织造出精美的棉制品，使棉纺织生产效率成倍提升，推动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，从而带动整个江南地区生产力的突飞猛进，为江南市镇的商品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元代王桢于《农书》中将棉与麻、丝、毛等对比，植棉“无采养之劳，有必收之效”，“不麻而布，不蚕而絮”又“免绩缉之工”，且棉花“葦密轻暖，可抵增帛”。棉纺织技术的革新与广泛推广使得中国服饰等级的差异逐渐缩小，由棉花引发“贵贱同之”的“服饰革命”，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。

紫花绽放誉西洋

上海棉布名誉天下，一是畅销国内，自古便有进献皇家的贡品布，供官家使用的官布、番布，还有民间使用的稀布、刮绒布、路光布等，名目繁多，织造精美，因在本土生产织造，又被称为“土布”。二是热销海外，自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，海上丝路日益成熟，中国与东南亚、欧洲、美洲等地贸易趋于频繁，上海棉布经由海上丝路外销世界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上海棉布最早的出口统计资料可追溯到18世纪30年代，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中记述首次在苏浙地区购买土布百匹以作试销；18世纪60年代之后，松江土布出口量逐年增加，至80年代已达20多万匹，销路远达英、美、日、法、俄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、南美和南洋群岛，成为当时各国争购的对象。仅次于丝绸及茶叶，土布成为该公司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。

其中，以“南京布（Nankeen）”命名的一种浅棕色棉布，因天然色彩和舒爽触感赢得欧洲人的喜爱。这种天然的赭黄色“是欧洲染坊极力仿制却无法实现的，而且听说只有用茶水洗涤布料才能保持这种色彩”。“南京布”就是人们熟悉的紫花棉布，它一度成为风靡欧洲的畅销面料。1834年2月，英国出版的《中国丛报》评价紫花布“在色调上和编织上仍对英国的棉布保持着优势”。

19世纪30年代，英法上流社会的时尚装扮是“杭绸衬衫配紫花布长裤”，并频频出现于欧洲文学作品。如法国作家大仲马代表作品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主人公爱德蒙·唐泰斯出席重要场合时，即“身穿淡蓝色礼服，紫花布裤，白背心，举止和口音都



下图为紫花棉布。方云供图

而言，这部纪录片从中国视角出发，由中国电影人拍摄，意义非凡。它浓缩了几十年来塞中人民的情感交流，让我深受触动。”巧合的是，20多年前，巴塔曾向采访他的人民日报记者流露过心中的愿望——希望中国电影人能为他拍摄一部专题片，他梦想着收藏这部影片，作为对中国特殊感情的最好纪念。

时光之弦，奏响友谊的无尽回响。2022年，《寻找瓦尔特》上映50周年，纪录片《寻找瓦尔特》在塞尔维亚、黑山和波黑三国电视台播出，令观众们重温共同的记忆、精神、友谊和情怀。观影之后，年逾六旬的米利科对“瓦尔特”为何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也更明晰了未来自己要为塞中铁杆友谊做些什么。



奏响友谊的无尽回响

一到周末，米利科就带着家人回到父母在科拉契察的故居。节假日时，还会与三五好友来此聚会。正值塞尔维亚假期，在外的科拉契察人回到故乡，与家人共度佳节。时光荏苒，科拉契察一切如故，静谧祥和。在这里，家的温暖常在。

米利科的家庭氛围温馨且充满凝聚力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米利科从少年时期就与中国“相识”，他的青春记忆交织着对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想象。他难忘父母第一次访华归来时对中国的连声赞叹，他难忘两次陪父亲访华，见证中国人民真挚友好的深情厚谊；他难忘1998年率红星足球队赴华交流时，父亲反复叮嘱一定要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看看……“对中国的特殊感情贯穿了我的一生。”米利科说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将塞中铁杆友谊发扬光大，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庭传统。

去年，米利科观看了由中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《寻找瓦尔特》，他与家人分享了这部影片，并讨论了一整晚。“对我



朋友是时间的果实

——探访「瓦尔特」扮演者故居

王迪 任彦

晨晖初露，微风徐徐。我们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东南约50公里处的科拉契察村。巴塔故居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。不到一人高的木栅栏围成小院，与周围的宽阔绿茵简单分隔，另一侧是灌木丛和山坡形成的天然围墙。1933年6月，巴塔出生在这个幽静的小院。

小院曲径通幽，一条石板路通向一座3层高的小楼，阳台上挂着一盆盆彩色的花，简洁温馨。

走进小楼，不大的会客室里摆满这位传奇电影演员的纪念品：奖杯、肖像画、被装裱起来的影视剧照……壁龛上的摆件来自世界各地，一尊中国景泰蓝花瓶摆放在正中间，讲述着巴塔一生难舍的中国情缘。

从1974年参加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在北京的首映式开始，巴塔先后访问中国10余次。2010年，时年已77岁的他亮相上海世博会；2016年，巴塔为第三十八届塞尔维亚国际旅游展录制了一段30秒的中文视频，邀请中国游客前往贝尔格莱德旅游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公益活动。

“父亲常说，每次去中国都像回家。”米利科回忆道，父亲经常讲起1979年的上海之行，当时他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电影节，经过南京路时，街上挤满欢迎的人群。当他站在街头，整条街道霎时如黎明般安静，几秒钟后，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，“父亲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”。

“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中国人民对‘瓦尔特’倾注了那么多感情？”米利科认为，塞中两国都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，共同的情感使我们相互理解，产生强烈共鸣。中国观众对“瓦尔特”的念念不忘，令这个角色愈发生动鲜活，塞中两国人民因电影生发的情感共振在一代代人心久久回响。

2016年6月，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。巴塔的遗孀朱莉雅娜应邀出席塞尔维亚总统府欢迎宴会。习近平主席走过来同朱莉雅娜握手问候：“中国人民很怀念他。”朱莉雅娜哽咽了：“我先生一直很热爱中国，热爱中国人民……”

塞尔维亚有句俗语：“朋友是时间的果实。”2024年5月，习近平主席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。同样是在欢迎宴会上，习近平主席强调，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素来怀有特殊友好感情，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、歌曲《啊，朋友再见》在中国广为流传，激荡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反法西斯精神，也伴我度过了青年时代。

以心相交，成其久远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，希望有更多“像影响一代人成长的瓦尔特这样形象的文化交流项目”，使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更深刻理解塞中传统友好和价值共识。这是对未来的的一份期许，也是一份责任。

一生难舍的中国情缘

一份期许，一份责任

巴塔毕业于贝尔格莱德戏剧学院，起初从事话剧工作，后来进入影坛。他善于塑造游击队员形象，在主演的很多影片里，他身手矫健、机智幽默，是让观众闻风丧胆的硬汉。巴塔一生共参演300多部影视剧作品，三度荣获南斯拉夫最佳男演员奖。2016年，在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上，他被授予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2016年5月，巴塔在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医院病逝，享年83岁。得知这一消息，很多中国观众都追忆起观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的时光。在他们心中，巴塔就是那个果敢又幽默的游击队长“瓦尔特”，或是影片《桥》中无畏的少校“老虎”。

旅人心语

到访波兰首都华沙的游人，大多会对手持剑盾的美人鱼形象过目不忘。无论是街角的雕塑，还是桥上的铭牌，美丽英勇的形象在华沙四处可见，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标识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，是位于华沙老城的美人鱼雕像。

朋友告诉我，美人鱼在华沙人民心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，甚至这座城市的由来也与美人鱼传说密不可分。众说纷纭的故事里，我最喜欢这个版本：波罗的海的美人鱼在渔村的海岸边休息，以动人歌声化解了渔民们的敌意，她遭到贪婪的商人囚禁时，渔民们奋起营救，得救的美人鱼留下来世代庇护这里。

穿过华沙老城蜿蜒的石头街，从两栋彩色房子之间进入老城广场，广场中央手持剑盾的美人鱼雕像映入眼帘，力量感扑面而来。

华沙的美人鱼

高丽敏

这充满力量的美人鱼雕像，似乎扮演了城市守护者的角色——午后的广场弥漫着悠闲的氛围，艺术家的表演吸引游人驻足喝彩，孩童玩乐吹出的七彩肥皂泡飘浮空中。我所住的地方离这座雕像不远，路过时常驻足凝望。冬日，她孤立河畔，注视白雪茫茫；夏日，她从容安宁，注视游人如织。

这是华沙最早的美人鱼雕像，由康斯坦蒂·黑格尔创作于1855年。其时，雕塑家将美人鱼的秀发慵懒盘起，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女神。此前，美人鱼的形象更多出现在绘画、浮雕或布料之上，黑格尔是第一个以雕塑形式创作华沙美人鱼形象的艺术师，他也奠定了华沙美人鱼最有冲击力的特质——昂首挺胸的英勇姿态。

雕像、艺术家和这座城市的坎坷命运，冥冥中互为映照。雕像落成10余年后，黑格尔双目失明，于贫困潦倒中

被人遗忘。上世纪20年代末，雕像被拆除、藏匿，并在此后随华沙一起饱经二战战火，遭到严重损坏。百年过去，如今的美人鱼雕像在华沙市政府精心修复后，原件移至华沙博物馆，复制品安置于老城广场，供游人观赏。

和“老城美人鱼”一同经历战火的，还有“维斯瓦河畔的美人鱼”。一个初雪之日，我沿着维斯瓦河西岸散步，与河边的美人鱼雕像不期而遇。她的身形远高于城市中其他几座美人鱼雕像，同样手持剑盾、神采威严，给人以必胜的信念。

这座美人鱼雕像由波兰著名女雕塑家卢德维卡·尼特斯霍娃创作，1938年矗立在维斯瓦河畔。其时，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欧洲。艺术家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忧虑，以好友、波兰爱国诗人克雷蒂娜·克拉赫赫斯卡为原型创造了这座雕像。华沙陷落后，爱国人士仍在继续战

斗，留下了克拉赫赫斯卡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。或许这就是我初见河畔美人鱼时的震撼来源——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波兰人民的血脉，伴随着维斯瓦河的碧波奔流不息，日夜永恒。

华沙的美人鱼是人们的勇敢内心、对和平向往的具象表达，也是波兰人民的精神图腾。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
电子信箱：rmbgj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